

# 中国語における「不定名詞主語文」

内 田 慶 市

## 汉语里的“无定名词主语句” ——另外一种“存现句”——

内田 慶市

### 0. 前言

汉语中有所谓“有定”和“无定”的概念，例如下列几段引语中；

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赵元任1968）  
说话的人选来作为话题的往往是他已经知道的事物。因此汉语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即让主语表示已知的确定的事物，而让宾语去表示不确定的事物。（朱德熙1982）[注1]

在汉语中，主语表示“有定”，宾语表示“无定”，这种倾向确是存在的。如下的例子都可以这样解释。

- 〔(1) 我看完了书了。——“无定”
- 〔(2) 书（我）看完了。——“有定”
- 〔(3) 前面来了一个人。——“无定”
- 〔(4) 人都来了。——“有定”

在下列的各例中，(6)(8)分别比(5)(7)更常用。

- 〔(5) 你写完了那封信没有？
- 〔(6) 那封信（你）写完了没有？
- 〔(7) 一个卖刷子的在门口儿呢。
- 〔(8) 门口儿有一个卖刷子的。

所谓“无定”也许以疑问词为最，在下面的两个例句中，例(9)是普通的问句，例(10)一般却解释作“反问句”。

- 〔(9) 医院在哪儿？
- 〔(10) 哪儿有医院？

象上述的句子由于前后的位置而产生“有定”与“无定”的关系，这种“倾向”决不是汉语所独

有的, 其他语言(特别是重视词序的语言)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的。叶斯泊生(1928)曾做过如下的论述;

主语是相对来说已知的成分, 述语是在主语后面所加的新的成分。这种情况适用于大多数的句子。

但是叶氏还接着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是这样。

其实在汉语中, 这种“倾向”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象例(5)那样, “有定”在句子后面的情况并不罕见。象例(7)那样, “无定”放在主语的位置上, 跟例(5)相比好像不多, 但也决不少见。

(11)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鲁迅)

(12)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同上)

(13) 一个绑在中间, 许多站在左右。(同上)

上面三个例子都可看成是“无定”。

关于这个问题, 范继淹(1985)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在那个文章里举了很多“无定名词主语句”的例子, 本文拟在他的论述的基础上做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 1. 日语中的「は」和「が」

把上文中所举的汉语例子翻译成日语, 就可以看出日语中的「は」和「が」与“有定”和“无定”有密切的关系。如下;

- |   |                           |
|---|---------------------------|
| { | (3) 前面来了 <u>一个人</u> 。(无定) |
|   | 前から <u>一人の人</u> がやって来た。   |
| { | (4) <u>人</u> 都来了。(有定)     |
|   | <u>人</u> はみなやって来た。        |

日语的结构, 如大野(1975)说“只有「は」句和「が」句两种。”这种说法看来太过分, 但是在日语中, 这两种结构用得最多, 这个事实是可能谁都得承认的。对于「は」和「が」的问题, 到现在有很多人提出各样的意见。在此, 我想对这个问题概括一下。

#### 1-1. 「は」

「は」表示“主题”, 「は」的后面是对“主题”的“叙述(也可称为“解说”“说明”))”。因而「は」的句子叫“题述句(或叫做“显题句”))”。[注2]

(14) 東京は日本の首都です。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15) 彼女は美しい。

(她很漂亮。)

(16) 私は中国に行く。

(我去中国。)

(17) 女は無口な人がいい。

(女的不爱讲话好。)

(18) この本は父が買ったのです。

(这本书是父亲买的。)

(19) 日本は地震が多い。

(日本地震多。)

上面各句都是「は」前面的部分表示“主题”，「は」后面的部分是对“主题”的“叙述”。(从(18)(19)两例可以明显看出“主题”未必是“主语”或者“主格”。)“主题”是“作为话题的事情”，所以「は」前面的名词(或小句)当然是“已知”的，也就是“有定”。因此，下列的句子不能成立。

(20) \*何は父が買ったのか?

(?什么是父亲买的?)

(21) \*誰は無口な人がいいのか?

(?谁不爱讲话好?)

从“泛指(generic)”和“专指(specific)”[注3]的观点来说，既然是“有定”，就有两个可能性。如例(17)是“泛指”，例(14)(15)(16)(18)(19)是“专指”。

又从“信息结构”的观点上，就是“旧信息”。比方说，对(14)的问句是(22)，而不是(23)。

(22) 東京はどんな所ですか?

(东京是什么地方?)

(14) 東京は日本の首都です。

(旧信息) (新信息)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23) どこが日本の首都ですか?

(?哪儿是日本的首都?)

(14) 東京は日本の首都です。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 1-2. 「が」

「が」の句子不是“隐题”，就是“无题”。[注4] 所谓“隐题”，例如下例；

(24) 私が行くのです。

(是我去的。)

(25) これが私のです。

(这个是我的。)

这些句子里，“主题”隐含在“叙述”内部，而对应的问句是如下；

(26) 誰が行くのですか？ → (24) 私が行くのです。

(是谁去的？)

(是我去的。)

(27) どれがあなたのですか？ → (25) これが私のです。

(哪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也就是说“主题”与“叙述”的位置颠倒的句子（可以叫做“转位句”），所以这样的句子可以复原成“题述句”。如下；

(24) 私が行くのです。(隐题) → (28) 行くのは私です。(显题)

(是我去的。)

(去的是我。)

(25) これが私のです。(隐题) → (29) 私のはこれです。(显题)

(这个是我的。)

(我的是这个。)

“有定”与“无定”的关系上说，“私”“これ”可以看成是“有定”，但是例如例(24)里，所谓「行く」对说话一方、听话一方，双方都是“已知”的，相对来说「私」是「誰が？」的答话。这点上必须看成是“未知”的、“无定”的。就是说从“信息结构”上「私」始终是“新信息”。

[注5]

下面的例子又如何呢？

(30) 内田さんが死んだんです。

(内田先生死了。)

这个也可以看成“隐题”，所以对应的问句是例(31)。

(31) 誰が死んだんですか？

(哪一位死了？)

但是对这个句子还有别的问句可说，如下；

(32) 何かニュースはないですか？

(有什么新闻没有?)

(33) どうしました?

(怎么了?)

考虑到这样的问题，例(30)那样的例子可以看成是“整个句子传达一个新信息”，就是“无题句”。

下列各句都是“无题”的。

(34) むかしむかしあるところに、おじい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ありました。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

(35) 雪が降っている。

(下着雪呢。)

(36) 机の上に本が置いてある。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这些句子都是“整个句子描写一个事象”，就是只有一个事象的内容在那儿叙述罢了。「誰がいたのか(有谁)?」「何が降っているのか(下着什么)?」「何が置いてあるのか(放着什么)?」等等，不是对这样的问句的回答。象这样的句子经常出现在剧本的情景描写或者故事的开头部分。

三尾(1948)把这样的句子叫做“现象句”(或“场面句”)，并作了如下的说明：

句子本身是一个“场面”，就是提出一个新的场面。……是把现象照原样摹写下来的，不进行判断的加工，按照感官所感到的那样直接表现出来的句子。现象与表现之间没有任何间隙。现象与表现之间完全没有说话人的主观。……现象句是描写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处所里存在、或者变化、正在消失的现象的表现，或是把主观的原体验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内进行客观化的表现。因此这样的表现本质上完全不象“真理”那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现象句的直接的基点是直观作用，而不是判断作用。如果勉强使用“判断”这个词，只好叫做存在判断。

引文很长，但是这里所概述的是很重要的，而且把“现象句”的本质完全看破了。

“现象句”就是“表现者跟面前存在的一个事象对峙，直截了当地表现的句子。”也就是“直观直叙”[注6]的句子。可以说“整个句子是一个<事情>[注7]的表现。”又是“客体”的表现。从“个别”和“一般”的观点来说，就是“个别”的表现。另外，正因为排斥“主观”，所以不存在“真伪”的问题，因而一般是“肯定句”，很难说成“情态表现(比如“命令句”等)”或者“否定句”、“问句”。如下：

(37) \*一人の人が病室に入って来い!

(\*一个人进病房来!)

(38) \*むかしむかしあるところにおじい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ありました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婆吗？)

(39) ?一人の記者が入って来ない。

(?一个记者不进来。)

从这样的“现象句”的特点导出的有关“有定”与“无定”，有如下几点。

< 1 > 整个句子是一个“新信息”，「が」的前面当然是“无定”的。

< 2 > “泛指”与“专指”中，“泛指”被排除，因为“现象句”是“超越时空就不存在的个别的表现。”

因此，下列的句子很难成立。

(40) ?ライオンが凶暴な動物である。

(狮子是凶暴的动物。)

(41) ?人が死すべきものである。

(?是人要死的。)

## 2. 汉语的“存现句”

日语中的“现象句”相当于汉语的“存现句”。例如，下列的各句均为“存现句”。

(42) 黑板上写着几个字。

(43) 前面来了一个人。

(44) 村子里死了一个人。

这些表示“存在、出现、消失”的句子的最大的特点是“存在、出现、消失”的事物（就是“理论上的主语”）都处于宾语的位置上。这正如前面所述，也可以说是符合汉语的“倾向”，因为“存现句”的宾语通常都认为是“无定”的。如下；

这种句子的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件一般都是无定性的。宾语的前面一般都有数量词。（周祖谟1956）

就是说，宾语前面有数量词，正好表示“无定”。

而又，“存现句”和日语的“现象句”一样，跟一般的“题述句”有所不同。是“无题”的，是“只由叙述部分形成的句子。”如下；

这里所说的表示存在的陈述句都是一部分的句子。它只具有谓语部分，而没有主语部分。

（周祖谟1956）

所以，例(42)~(44)中，比如跟(42)(44)对应的问句，一般是例(47)，而不是例(45)(46)。就是

说以“整个句子表示一个新信息”为宜。[注8]

- (45) 黑板上写着什么？
  - (42) 黑板上写着几个字。
  - (46) 村子里死了什么？
  - (44) 村子里死了一个人。
- (47) 怎么了？ →
- (42) 黑板上写着几个字。  
(新信息)
  - (44) 村子里死了一个人。  
(旧信息)

这个“存现句”与日语一样，多用于“情景描写”[注9]，或“提出场面”，可称作“场面的句子”。又可以说“题述句”是“叙述性的句子”，“存现句”是“描写性的句子”。[注10] 换句话说，“叙述性的句子”是说话人对陈述的对象加上一种主体的判断作用（A是B，或A作B等）表现出来的句子，而“描写性的句子”是把对象（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现象）的原样直接表现出来的句子。

“存现句”的开头部分一般要加“处所词”或“时间词”，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注11]如下；

句子的开头总是有表示处所的状语，开头就是动词的很少见。……在动词前一般都有处所词或时间词。（周祖谟1956）

因此。象例(48)那样的句子是站不住的。[注12]

- (48)\*站着两个人。
- (49) 那儿站着两个人。

前面已经说过，宾语前面一般要有数量词，如果没有数量词，句末一般就用“了2”[注13]。如下；

- (50) 来客人了。
- (51) 张家死了人了。
- (52) 不好，出了叛徒了。

这表示汉语的“存现句”和日语的“现象句”一样，不是“一般的事实”的表现，而“受时空的制约的个别的事实”的表现。正为如此，“处所词”或“时间词”是不可缺少的。例(50)~(52)之所以句末要加上“了2”，也是因为跟例(54)(56)的“了2”一样，正是说话时发生的事情。

- (53) 我学了一年汉语。
- (54) 我学了一年汉语了。（说话时正是一年了）
- (55) 我在北京住了三年。
- (56) 我在北京住了三年了。（说话时正是三年了）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 因为日语的“现象句”是“个别的表现”, 所以「が」的前面的名词是“专指”, 而不是“泛指”。那么, 汉语的“存现句”又如何呢?

“存现句”的宾语看成是“无定”的原因在于宾语前面都有“一个”这类的“数量词”。“一个”一直认为是跟英语的“无定冠词a(an)”同样表示“无定”的“标志”。如下;

在现代汉语里, 数词“一”在其名词·辅助词的作用上跟计算语尾“个”结合而被用作无定冠词。(龙果夫1958)

(一) 个是一个表数量兼表无定的冠词, 个字是单位词, 但是和别的单位词比较起来, 它有些地方更近似某些语言里的无定冠词。(吕叔湘1955)

虽然龙氏和吕氏的看法有点不同(龙氏把整个“一个”看成是表示“无定”的标志, 吕氏把“一个”看成是“无定”), 但是总体上看来, 都认为“一个”表示“无定”, 这一点是一致的。

“这个人”和“一个人”比较起来, 前者明显指示“有定”, 后者只说“多个之中的一个”, 所以可以说“无定”。但是“多个之中的一个”[注14]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类中的一个”。这样的话, 在“泛指”和“专指”的对立中, “这个”和“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似的。

对于这点, 龙氏从汉语里的“单个名词”和“加上数量词的名词”的差别上谈过;

任何名词本身并不指示各个个别的事物, 而是指示同类事物的总和, 指示一“类”事物……  
 ……“一把刀子”或“五个人”这样词组之中, 所指的并不单纯的一个或若干个个别的事物, 而是指的从总和中孤立出来, 从集团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或若干个个别事物。

大河内(1985)在龙氏的这个看法的基础上抓住了汉语里的“数量词”的本质。他认为“数量词”的本质正是“个体化功能”。他说;

汉语的名词加上“一个”而成为有所指的“事物”。名词本身是类名或总称, 不是个体的。它存在于抽象的世界里面。把这些名词变成具体世界的事物是由于“一个”的功能。经过这个功能变成能指示的一个事物。

按照这个看法, 下面各组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目标”或者是否“现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是否“特定的个体”。

- 〔(57) 你们这儿有老师吗? (没有“目标”)
- 〔(58) 你们这儿有个老师吗? (有“目标”)
- 〔(59) 这儿有警察吗? (没有“目标”)
- 〔(60) 这儿有个警察吗? (有“目标”)

总的来说, “数量词+名词”纵然是“无定”, 也不是“泛指”。这样看来, 汉语的“存现句”的各种特点基本上跟日语的“现象句”是一致的。

### 3. 汉语里的“无定名词主语句”

下面讨论汉语的“无定名词主语句”。

- (61) 一位医生向我介绍。  
 (62) 一位旅客说；  
 (63) 一封来信揭开了谜底。  
 (64) 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走来。  
 (65) 噗通，一只青蛙跳进水里。  
 (66) 突然，一阵雷声把我惊醒。  
 (67)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  
 (68) “站住！”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  
 (69) 嘿！一小孩儿爬上去了！  
 (70) 打开拉门，一股很强的热气便扑面而来。

上列各句都是“一+量词+名词”的“无定名词主语句”。由以上各句可以总结下列的几个特点。

- < 1 > 这些句子的重点不在于有人（事物）究竟干什么，或者动作、行为本身，而是“整个句子描写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提示一个场面”，只是叙述“一个事实的出现”而已。因此，这样的句子后面经常加上有关内容的详细说明。（例(61)(62)(63)(67)的后面本来都有说明内容的句子。）
- < 2 > 象例(65)~(70)那样，“主语”前面常常有“时间词”“感叹词”“拟声词”或者“别的动作、行为”。（特别是“时间词”用得较多。）
- < 3 > 作为谓语的动词，结构比较复杂（多数带结果补语）。
- < 4 > 绝大多数都是“肯定句”。
- < 5 > 这些句子多用于“报导”的句子，或者小说、戏曲的开头部分（情景描写）。

我们从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些“无定名词主语句”跟日语的“现象句”、汉语的“存现句”有很多共同点。

特点< 1 >是“整个句子提示一个新的信息”的反映。这可以在下面进一步证明。

汉语的判断词“是”不但可以用于名词谓语句，而且可以用于动词、形容词谓语句。如下；

- |              |            |
|--------------|------------|
| (71) 我去。     | } (动词谓语句)  |
| (72) 我是去。    |            |
| (73) 是我去。    |            |
| (74) 这个很便宜。  | } (形容词谓语句) |
| (75) 这个是很便宜。 |            |
| (76) 是这个很便宜。 |            |

跟例(72)(73)对应的问句是(77)(78)。

(77) 你到底是去不去? → (72) 我是去。

(78) 是谁去? → (73) 是我去。

就是说,“是”的前面是“旧信息”,后面是“新信息”。这样的“是”以前作为表示“强调”或“意义的重点”的问题看待,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考虑到“信息的新旧”的问题。

又可以说“是”的前面是“主题”,后面是“叙述”。(这样的“是”可称为“显示主题”的“是”)[注15]这样的话,例(73)(76)是“无题”(或者“隐题”),例(72)(75)是完全的“题述句”。例(71)(74)也应该看成是“题述句”,因为“我”“这个”这些所谓“有定”的东西位于主语的位置上。(71)和(72)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显示主题”的“是”。(71)可以变换成(72),但是所谓“无定名词主语句”一般不能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插入“是”。例如;

(79)?噗通,一只青蛙是跳进水里。

(80)?一位中年人是匆匆走来。

(81)?嘿!一小孩儿是爬上去了!

(82)?“站住!”一个威严的声音是喊道。

这说明这些句子是“无题”,而且“整个句子是一个新的信息”,“一个<事情>的表现”。因为“一个<事情>的表现”,所以经常可以嵌在“知觉动词”的“包孕句”里。如;

(83) 只见一位老太爷盘腿坐在炉边。

(84) 我感到一股旅情渗入身心。

特点<2>和<3>都表示这些句子是“个别”的表现。用“时间词”来限定时间,用结果补语来更具体地描写一个状态。

特点<4>之所以都是“肯定句”,因为这些句子正是“现象句(或者“存现句”)”的原因。“现象句”正如上面已经说过,就是“现实的存在”的表现,因此,下列的各句一般不能成立。

(85)\*一位医生向我介绍吧!

(86)\*一封来信揭开了谜底没有?

(87)\*噗通,一只青蛙没有跳进水里。

如果把“无定名词主语句”看成是“另外一种存现句”或者“现象句”,这个“主语”应该是“专指”,而不是“泛指”。名词前面一般带上“数量词”,这个事实正说明这点。因为汉语的“数量词”起“专指”的作用。

汉语的“无定名词主语句”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存现句”的话,那么它和“本来的存现句”有什么不同呢?

藤堂(1968)认为“存现句”的本质在于有“发现的情貌”。

“树底下坐着一个姑娘”这个格式恐怕不是原来就是这样的。当初应当有“有一个姑娘”“在树底下”“坐着”这样的词的排列[注16]，然后加上“发现的情貌”就变成这个格式。

藤堂所说的“发现的情貌”就是“说话人对叙述对象的一个主体的认识”。借用三尾(1948)的话可以说成“存在判断”。

就是说“本来的存现句”一定包括某些什么“主观色彩”。“另外一种存现句(就是“无定名词主语句”)”是把眼看或耳听的实存的事象作为“素材”而实事求是地直接表现出来的句子。眼前的事象和表现之间没有空隙。又可以说是“白描句”。特点<5>也证明这点。“新闻报导”正是对发生的事实不加“主观色彩”，客观地告诉对方的。就是“直观直叙”的句子。

汉语一般来说没有日语那样表示“格”(“关系”)的助词，所以只能靠句中的位置区别“有定”和“无定”、“未知”和“已知”、“新信息”和“旧信息”、“题述句”和“存现句”等等。因而，如果位于“主语”的位置上的话，都容易被看成“有定”或“主题”。但是“无定名词主语句”加上“一个(以“一个”为代表的“数量词”)”，用以表示自己的主张，就是从表面上看来是“主题”，实际上却不是“主题”，而是“无题”，是“另外一种存现句”。

[后记] 本文初稿曾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学术年会(1987.12 广州)分组会上宣读过，现作了一点修改。

[附注]

[1] 刘月华(1983)，李英哲(1983)也有同样的记述。

[2] “题述句”根据佐治(1973)，“显题”根据三上(1972)。

[3] “有定”“无定”和“泛指(generic)”“专指(specific)”的关系，根据夸克(Quirk)等(1972)就如下；

Definite (有定)

Indefinite (无定)

Specific (专指)	the tiger	the ink	a tiger	(some)
	the tigers		(some) tigers	ink
Generic (泛指)	the tiger	ink		
	a tiger			
	tigers			

“无定”而且“专指”就是如下例；

I want a pen / some pens / (some)ink.

就是说，表示“钢笔”或“墨水”这类中的特定的“一个”。

- [4] “无题”“隐题”根据三上(1972)，“转位”根据佐治(1973)。
- [5] 北原(1984)说；“未知”“已知”究竟是在传达信息上区别出来的概念。这并不是说话人是否实际上已经知道那个信息的问题，而是在传达信息上怎样看待的问题。
- [6] 细江(1932)把英语的“现在时”这么命名。
- [7] 这里所说的<事情>不是一般的词义，而是作为“dictum”或“proposition”的译语用的。就是根据“句子由“dictum”和“modus”、“proposition”和“modality”、“客体的表现”和“主体的表现”构成”这样的语言观的术语。
- [8] 大河内(1982)说；这些句子是事象的表现，也是无题的，所以跟这些对应的问句是“怎么了？”，并不是提问句中的事物、人的。
- [9] 范方莲(1963)说；剧本中描写舞台布景的部分和小说中写景的部分，这种句子出现的频率最大，而对话中却比较少见。
- [10] 存在句的表达功能主要是描写客观环境，人物的穿着打扮和姿态等等，即存在句是说明、描写性的，不是叙述性的。(刘月华1983)
- [11] 刘(1983)把这个“处所词”看成是“主语”。
- [12] 范方莲(1963)
- [13] 刘(1983)
- [14] 吕叔湘(1955)
- [15] 望月(1974)
- [16] 以前一般认为“无定”作为“主语”时，必需加上“有”，比如；

- {(88) 茶棚里坐着一群工人。(A式)
- {(89) 有一群工人在茶棚里坐着。(B式)

这两个格式的区别是“重点”的区别。例如A式“重点在于存在的事物”，B式“重点在于处所”。(铃木1969)虽然这个说明比较妥当，但还要考虑一些。就是有的不用“有”（“无定名词主语句”正是如此），有的不能加上“有”。如下；

- {(90) 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叶谓渠译)
- {(91) 有一个期望催我匆忙赶路。(侍桁译)

(两个句子都是一本日本小说《伊豆舞女》的同一个句子的汉译)

- {(92) 一会儿，一幅漂亮的画画好了。
- {(93)\*一会儿，有一幅漂亮的画画好了。

(范继淹1985)

汤廷池(1977)也说过；如果“无指”的话，加上“有”也不能移到前面。如下；

- (94) 我一直想买一本字典，但是不晓得哪一本好。  
 (95)\*有一本字典我一直想买，但是不晓得哪一本好。

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我想在这里对“有字句”谈一些我的看法。

一般认为“有字句”是一种“兼语式”，所以“有”字直接支配的是“宾语”，但是我看“有”字支配的是“有”字后面的整个部分。换句话说，“有”是表示存在以下的<事情>的标志，或说话人的“存在判断”的表明。例如，在下面的例子里的“没有”直接否定的确实是“后面的“宾语”，可是也可以看成否定第二个动词，就是“有（没有）”支配后面的整个部分。又可以说这里的“没有”表示“某个<事情>的非存在”。

(96) 如果没有同学在外边叫，没有妈妈在里边催，他才不肯动身呢。（浩然）

(97) 他故意咳嗽几声，也没有谁来理睬。（同上）

#### [参考文献]

- 吕叔湘1955《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的脱落》，《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1952《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龙果夫1958《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 周祖谟1956《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宾语和表示处所的状态语》，《语法和语法教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范方莲1963《存在句》，《中国语文》第5期。
- 李英哲1976《汉语语义的排列次序》（陆俭明译），《国外语言学》（1983.3）。
- 汤廷池1977《国语的“有无句”与“存在句”》，《国语语法研究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月华等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范继淹1985《无定NP主语句》，《中国语文》第1期。
- 大河内康憲1982《中国語構文論の基礎》，《講座日本語学10》，東京，明治書院。
- 大河内康憲1985《量詞の個体化機能》，《中国語学》180号。
- 鈴木直治1969《漢語の存在文における場所語の位置とその発話の重点》，《密田良二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
- 望月八十吉1974《中国語と日本語》東京，光生館。
- 大野晋1975《助詞ハとガの機能について》，《文学》vol.43-9。
- 三尾砂1948《国語法文章論》東京，三省堂。
- 三上章1972《現代語法序説》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北原保雄1984《日本語文法の焦点》東京，教育出版。

佐治圭三1973《題述文と存現文》, 《大阪外国語大学学報》29号。

細江逸記1932《動詞時制の研究》東京, 泰文堂。

Jespersen1924《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Quirk1972《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ondon, Longman.